

性命难保的城市

——城山三郎短篇小说选

张弘毅 万木春 等译



性命难保的城市

- 城山三郎
短篇小说选
- [日]城山三郎著
- 张弘毅
万木春 等译
- 湖南人民出版社



Z019466

性命难保的城市

〔日〕城山三郎 著

张弘毅 万木春 等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长沙印刷厂印刷

*

198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34000 印张：11.25 印数：1—32,500

统一书号：10109·1707 定价：1.05元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经过了十年的恢复期，于五十年代中期进入了高速度发展的阶段。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变化，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这就出现了以经济领域的活动为题材的小说。作家们在这类作品中所描写的内容，与亿万读者，特别是与广大薪给人员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作品因而大受读者的欢迎。习惯上人们称它为“经济小说”，在日本，还出现了“经济小说热”。

这类小说由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城山三郎的《出口》所开创；尽管尔后写经济小说的作家增多，但代表性作家依旧是城山三郎。为此，文艺评论家认为在战后的日本小说史中，城山有他独特的地位。

城山三郎原名杉浦英一，一九二七年生于名古屋市。一九四五年三月，他在名古屋商业学校毕业，后来志愿参加海军特别干部训练班。二次大战结束后，他写过“短歌”^①，一度成为由北川冬彦主持的诗刊《时间》的同人。一九五二年他毕业于东京商业大学，后担任过爱知学

① “和歌”的一种，由五行共三十一日文字母所组成。日本的和歌包括长歌、短歌、旋头歌等。

艺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开设“景气论”课程，并从事经济学研究。一九五五年在《中部经济新闻》上连载的《中京财界史》，是他由经济研究转入文学创作的起点。一九五七年七月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了以派驻海外的商行职员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出口》，获得该杂志的第四届新人奖。作者也就以开辟文学创作的新领域而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他一九六三年在《文艺春秋》增刊上发表的《股东锦城》，曾获得第四十届直木奖。从此，城山用纪实的笔法，以揭露实业界的内幕、描写经济竞争中的各类人物、揭示各种人事关系而活跃于日本文坛，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多种。

由于城山在作品中揭露实业界的内幕，也有人称他为“内幕作家”，称他的小说为“内幕小说”。通过他的小说，读者能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重黑幕，看到日本社会在“经济立国”过程中，各企业之间尔虞我诈的斗争。正如文艺评论家小松伸六所说，城山的小说并非暴露某一家公司的隐私，而是揭发资本主义的内幕。因此，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方面，作品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与此同时，作者站在真正担当起日本经济高度发展重任的中下层薪给人员、以及“经济战争”中的败北者和受损害者的一边，通过对他们颠沛流离生活的描写，倾注了作者的同情心，成了他们的代言人。犹如大谷岩四在评论《遥远的林海》时所说：“《遥远的林海》以北美为舞台，描写了商业公司里普通职员的辛勤劳动。‘长年累月地呆在美国，我究竟为

自己做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公司职员的辛酸生活，跃然纸上。”

为了揭露经济界的内幕，作者常通过多种题材来体现不同主题。仅以本书所收的七个短篇来看，大致上有这样几个方面：有些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企业之间大鱼吃小鱼，或企业上层人物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破产》、《老人的眼睛》、《经理室》就属于这一类。《破产》里的八洲重工业公司的常务董事江岛，派原口到江岛管辖下的分公司久阪机器公司去担任专务董事的要职，目的是要原口在尽量回收资金之后，宣告久阪机器公司破产，以嫁祸于债主。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垄断企业不择手段，靠牺牲别人来养肥自己。《老人的眼睛》中的金融寡头川久保，主宰着整个城市的金融命脉，他对北国百货公司垂涎三尺，终于通过种种阴谋手段，把那家公司攫为己有。小说《经理室》中围绕着争夺经理宝座而展开的一场斗争，反映出企业中的上层人物，为了达到个人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

另一些作品则是通过“经济战争中的尖兵”——由商行派赴国外去开拓贸易的特派员，反映了日本的企业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以及日本的这家企业和那家企业之间的互相角逐。这类作品在城山的创作中占有相当数量，收在本书中的有《性命难保的城市》、《大声疾呼的城市》和《遥远的林海》。这些作品反映出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中弱肉强食的普遍规律。需要略加说明的是，这类作品中的有些地名乃至国家的名称，都是由作者虚拟的。

作者这样做，可能是考虑到作品触及到当地的一些陋习，所以故隐其名。我们知道，城山为了创作这类小说，往往经年累月在国外搜集素材，凭这一点也足以相信作品所描绘的、发生在虚拟国度里的生活的真实性。

再有一些作品，倾注了作者对公司下层薪给人员的同情。《陪葬人》中片岛善良、正直的性格，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

从写作手法来看，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力求反映出生活的真实。在小说的构思方面，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情节，作品宛如一幅幅生活素描，朴实无华。另一方面，作者刻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小说中的登场人物栩栩如生。《陪葬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风格。这篇小说的情节赖以展开的空间是有限的，时间也是短促的，而小说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使思想、性格迥异的两对夫妇，就象站在读者的面前。

总之，作者并未停留于揭露经济生活的幕后活动，而是着重写在经济领域内活动着的人。日本文艺评论家常盘新平认为：仅仅为了方便起见，把城山的小说称为“经济小说”也无所不可，但总的说来，不宜称它为“经济小说”。常盘所指的想必就是这个意思。

使我们略嫌不足的是，作品在有些地方受到日本现代派推理小说的影响；悬念也不够自然，往往有人为的痕迹。在本书选入的七个短篇中，《大声疾呼的城市》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

顺便提一下，城山三郎先生是一位友好人士，曾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一九七八年五月随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回国后，著有《中国——在动荡的社会中如何生活》一书，描绘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新面貌，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还有，他虽然是经济小说的代表作家，而其写作题材并不囿于经济领域；他还写过以航空为题材的小说《螺旋桨飞机等待着陆》、《难忘的机翼》，以及以矿毒受灾区谷中村为背景，写日本政治家田中正造为受灾农民鞠躬尽瘁事迹的《辛酸》等。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七月

装帧设计：陶 健

统一书号：10109·1707

定 价： 1.05 元

性命对保白城市

1313·45

册社

目 录

经理室.....	(1)
性命难保的城市.....	(54)
老人的眼睛.....	(77)
大声疾呼的城市.....	(137)
陪葬人.....	(181)
破产.....	(223)
遥远的林海.....	(281)

经 理 室

一个身穿墨绿色和服的年轻女子端来了寿司^①。一团团小巧的寿司摆在精致的草笠式的竹编碟子里，真象工艺品一样。

她那柔软的手指在散发着白木清香的桌子上翻弄着，脖子后面的发际紧挨着直井面前闪过，一股脂粉的香气向他袭来。

“久违了。”女子欠身向佳惠子行礼。

“好吗？”佳惠子轻轻地点了点头问道。这种简慢的语气与其说是表示善意，不如说在撵她快走。

女子“噯”了一声，立刻站起身来。

“请慢用。”她在昏暗的灯光中离去，只有声音留在直井头上。

“你同她好象很熟啊！”

“这里我是常来常往的。”

“不过，听说这里很贵呢。”

佳惠子轻轻地笑了。

① 日本特有的一种点心。把米饭和盐、醋拌好，再卷上鱼肉、蛋、紫菜等制成。

“也并不怎么样。……您请用吧。”

直井捏着杉木筷子^①说：

“不是说一块肥一点的金枪鱼生鱼片就得四、五百块吗？”

“哎呀，当上经理部长了，就什么都知道啦！”

“……”

“不行啊，您要是把心思用在这种事上，可就继承不了令尊的大业了。对钱财要装出不屑一顾的态度，否则可坐不进经理室啊。”

“经理室？”直井厌恶地说。在今天晚上见面后的几个小时中，这个词她已经翻来覆去讲过多少回了。

是的，直井精机工业公司正在建造一间同公司经营内容不相称的豪华的经理室。地板、墙壁都铺上了大理石，还设置了经理专用的盥洗室和厨房。这些都是小滨的点子，他刚刚代替直井的亡父辉三郎，由常务董事升任经理。直井现在是经理部长，他一开始就反对这个修建计划。新任的常务董事久米和技术部长内藤都是亡父从小栽培的，不久前他们也是反对派，可是，当新经理执意要按自己的计划行事时，他们就倒过去了。

佳惠子停下筷子，窥视着直井的表情说：

“不过，这件事就要看您怎么想了。是不是小滨经理在为人作嫁，替您搞一间象样的经理室呢？您和前经理一样，是舍不得在经理室上花钱的。小滨老头现在张罗着

^① 是一种卫生筷子，用完后即扔掉。

的，正好给您有朝一日当上经理时派用场啊。”

“算了，别把我当孩子哄了。小滨还不是为他自己搞的。”

“可是，他到底上了年纪，好景不长了呀。”

“他有他的主意，一定要把气味相投的人扶上去作他的后任的。”

“谁？那是谁呢？小滨经理没有孩子吧？”

直井不乐意地点了点头。

“哎，是不是？”佳惠子紧接着又追问了一句。直井苦着脸，再对她点点头。于是，佳惠子故意深深地歪着脑袋，把一双大眼睛瞪得象要掉出来似的。

“您果然是这样想的啊。”

“……”

“其实，小滨经理有孩子。不知是三姨太还是四姨太生的，现在还是个小学生。正因为这样，他就更加当作掌上明珠了。”

“你这玩笑也开得太过分了吧。”

直井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他的握着杉木筷子的手发抖了，寿司落到碟子里，酱油溅了出来。

“这是真话呢。我们这种二流杂志的记者，这方面的嗅觉特别灵。渎职、强占、通奸、蓄妾——经理人的这些丑闻就是我们的资料。”

“可是，小滨不是刚拉他的外甥长谷川进公司当秘书长吗？我估计他打算把接力棒交给这个长谷川。”

“也许暂时是这样。不过，无论接力棒经不经过长谷川的手，小滨总希望大权永不旁落，他的这种希望是不会改变的。他修建经理室，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造一间漂亮而又坚固的经理室，内心就会感到大权牢牢在握了。小滨经理就是这样苦心孤诣动手干这件傻呼呼的工程。”

“那么，你刚才说……”直井的语气中不禁露出了怨气，佳惠子用爽朗的口吻打断了他：

“对不起，我是想逗您一下，因为您太不懂人情世故了。……怎么样，辉雄先生，再来一杯吧。”她作出娇态要给直井斟啤酒。他用手掌盖住了酒杯。

直井精机公司原是直井的亡父直井辉三郎创立的。小滨机械公司名义上是对等地合并进来的，其实，还是被直井精机公司吞并的。当时，小滨机械公司营业不振，两次开出了空头支票，外面盛传快要倒闭了。这两家公司之所以办理对等的合并手续，只是为了享受税法上的某些特权罢了。直井的父亲死后，第一把交椅按理该由他坐的，可是考虑他太年轻，担心会影响金融界和有关客户的信用，所以暂时让小滨出任经理。这本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接力棒的中间差使，可是，小滨一旦当上经理，情况便……

尽管直井明白，现在必须保持镇静，可还是感到体内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要喷出来。

佳惠子将一双利箭似的视线投向直井。她看到直井深深地吸了口气，就带着这种目光凑过脸去。

“辉雄先生，我真的是为您着想。”她说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啊，对不起，我叫了您辉雄先生。”

“不，没关系。”直井闭上眼睛说道，就象要把一种无形的东西甩开似的。

坐在横木高腿凳上的一对客人似乎要走，厨房里的男子正在神采飞扬地向他们打招呼。

直井觉得一股暖烘烘的气息吹到了脸上，他睁眼一看，佳惠子大大的眼睛就紧贴在自己的脸边。

她穿着一件领子上镶了两条白线的水兵服，和她的脸相映生辉。她的父亲安藤弥八郎是一个任什么事都不长，却还是能把日子打发得舒舒坦坦的怪人。他常说：

“我这是在吃财界的白食，大家都在给我进香。”他的这种话，总惹得辉雄对他瞠目而视。有人说他和辉雄的父亲是同乡，所以过从甚密。他好象很空闲，常常带着辉雄和佳惠子到离岸很远的海上去钓鱼，或者去观菊、赏樱。辉雄进大学后不久，父亲曾半真半假地试探说：“安藤先生说要把女儿嫁过来呢。”可是没多久，辉雄遵照学生应征法入了伍。待战争结束，他回到家乡后，安藤父女已经杳无音讯了。后来，因军事定货而市面繁荣，出现了财界复苏，可是，安藤弥八郎也没有露面。把弥八郎已经过世的消息带给辉雄的，是穿了一身笔挺的深蓝色西装的女记者佳惠子。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可是依然年轻漂亮，风韵犹存，一点也看不出是拖了一个孩子的寡妇。

“辉雄先生，”佳惠子咽了口唾沫，轻轻地说道，

“叫您辉雄，到底是不应该的……您有太太，又有孩子，还是一个出色的经理人。”

“……”

“您当然要当经理的，这是注定了的。”

“可是，看眼下的情况……”

“您是说董事会连久米和内藤都背信弃义，投了过去吗？”

佳惠子从小就习惯于对这些公司要员们称呼“先生”，可现在却漫不经心地直呼其名了。辉雄听来并不觉得刺耳，反倒感到爽快。

“他们倒戈，也是有原因的呀。”

“原因？”

“就是钱呀。小滨经理从承包商那里收取回扣，然后用来上下打点，您不会不知道吧？”

直井不置可否地摇摇头。

“小滨是干这种事的老手了。外面传说，当初小滨机械公司垮台的原因，也就在他从承包商那里搜括得太多了。您想，他有这样的名声，干出事来会和令尊那时一样吗？……即使在污浊不堪的空气中，其余的人不久也就会习以为常的。他们如果不愿分一份回扣，就会遭到新经理的白眼。而一旦分得了，就不能不俯首帖耳了。不管怎样，这些家伙总归逃不脱对方的手掌心。”

“……”

“事到如今，再来空谈这些人情道理也无济于事了。”

归根结蒂，要靠实力决定胜负。实力，也就是金钱，或者股票。”

在做成蜡烛型的台灯的灯光中，佳惠子的面庞上泛出了红晕。

“直井精机公司已经发了一百五十万股的股票，其中五十万股落在金融界，它们大概可以算作中立的。除此以外，谁是大股东呢？前任经理考虑到合并的形式是对等的，所以很有分寸，和小滨一样只买了十五万股。可是，小滨后来却不断地暗中添购，听说现在已经有二十万股上下了。而您，仍还是那十五万股，这么一来，就是从手里捏着的股票来看，也还是由小滨担任经理稳当多啦。”

直井无话可说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就象在受这个女人的审判似的。

“现在，您还不象前经理那样德高望重。所以，我再罗唆一句，到头来还是只能用实力来抗衡。您必须添购股票。另外，要使高级职员们就范也要花不少钱。一定要为您自己筹措一笔‘军饷’——这是您的当务之急啊。”

也许是替换搁着的腿，佳惠子的膝头碰到了他。一个暖呼呼的膝头抵着他，一动不动。

“怎么样？想一想刚才说的那件事吧。”

“哪件事？”直井警觉地反问道。

“就是引进存款的事呀。”

一直使他惴惴不安的事又被提起了。他意识到在同佳惠子的这场言谈中，自己正在身不由己地卷进她的引诱